



蒋子龙

##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蒋子龙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印张 1插页 310,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册

书号 10261·114 定价 1.30 元

## 漫 谈“格 调”(代序)

——答蒋子龙同志

秦兆阳

蒋子龙同志：

三月十七日来信收悉，我在三月二十日曾复一信，因觉写得空洞，没有寄出。不想此事一拖就是两个月，实在对不起。至于拖的原因，一是忙，二是肚里无货，说不出个道道儿来，还有第三条：“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古话时常提醒我别乱发议论，多向比我年轻的同志们学习，有时应该自认为落后于人。所以，我的这封复信只是把你启发后的一些零乱想法写出来跟你商讨，并向你请教。

你以戏曲《群英会》为例，来说明你喜欢作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在动作中写人”，愿意在作品里“把读者不愿意看的东西省去”，认为“作品里一般性的东西越少，格调就越高”，“追求拿出真材实料”的方法。“可是有的人说 I 写得粗”。于是你问：那么，粗和细，优与劣，是否具有近似的意

思？也就是说，是否粗就一定不好，细就一定好？于是你又问：“不知道是沿着《乔厂长上任记》的路子往下走好呢，还是沿着《血往心里流》和《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的路子走好。”

我的探讨性的答复如下：

（1）你以戏曲《群英会》为例，不过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是随手拈来的例子。其实以戏曲来例证小说的写法，有时未必完全恰当。因为，戏曲中人物的表情、动作、心理以及环境气氛等等，在剧本上未必写出来，常常要靠演出去“描写”，这跟小说是不同的。但你这例子也有可以成立的一面。因为《群英会》是根据《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这个大段落改编的，而《三国演义》的写作手法，特别是赤壁之战这个全书最精彩的大段落的写法，跟你所追求的“一般性的东西少”，“拿出真材实料”的写作手法是一致的，跟《群英会》剧本的创作路子大体上也是一致的。在这个大段落中，从曹操屯兵赤壁给东吴下战表起，到东吴君臣议战议和不定，诸葛亮舌战群儒，周瑜挂帅出征，蒋干盗书，庞统献连环计，黄盖诈降，草船借箭，借东风，火烧赤壁，曹操败走华容道等等情节，确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全在动作（或行动）中写人”。比如，除曹操横槊赋诗和草船借箭两段略有几句景物描写外，见不到所有的出场人物对万里长江有任何观感，任何心理抒发；也不知道诸葛亮住在东吴军营中的何处，有什么人服侍他、监视他；也不知道多情的周瑜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是否想念过他那美丽的的新婚妻子小乔……如果把所有这些现在我们所认为的“真实味和生活味”写进去，那么赤壁

之战真不知道要写多少万字，而《三国演义》则仅仅以三万多字的篇幅就完成了任务。所以，这样的写法，比起我们现在的习惯写法来，也未尝不可说是比较“粗”的。

(2)那么，这样的写法好不好呢？如果说不好，为什么我们会被赤壁之战中的这些情节紧紧地吸引住？为什么对所有的出场人物，特别是一些主要的出场人物印象如此之深？可以这样说：直到目前为止，还少有写大规模作战的作品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效果。因此就要进一步分析取得这样好的艺术效果的原因。第一，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波”，是被当时三大封建野心集团生死存亡大决战这一极为重大的矛盾冲突所激起来的，是为了刻画这一冲突的起落而服务的，所以这些“波”就具备了吸引人的最初的根基。第二，这些“波”都是每个出场人物的胆略和智慧十分巧妙地互相斗争、互相衬托、互相生发的具体表演，这就进一步具备了吸引人的力量。第三，这“十分巧妙”之巧，还在于几乎所有的情节开展都是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尽在情理之中。第四，这“出乎意外”和“尽合情理”又跟每个登场人物，特别是主要登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其他条件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在他们性格特点和其他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发生的。举例言之：曹操由于一举而下荆州，有兵数十万，就颇有意满志得之概和轻敌之心，再加上北方士兵不习水战，荆州初降士兵人心不一等客观条件，就造成了轻信连环计和诈降计，以及整个大军一击就溃的合理性。周瑜胆略过人，但少年气盛，度量较小，这就一方面增加了曹操轻敌中计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

他对诸葛亮的猜忌之心。而诸葛亮却以更高的智慧既战胜了周瑜暗害之谋，又有助于战争的胜利。第五，因此这每一个“波”大体上都只需通过人物的行动（也就是人物之间的互相斗争）就可以非常突出地刻画性格，并使得整个战役十分合理地逐步走向结局，可以无须采用大段的心理描写、感情抒发、景物刻画、生活情境的描绘等去作烘托。

（3）那么，这种写法是否可以称之为“粗”的写法呢？从“水分”少来说，当然比我们现在的写法粗得多；但从对于每一个“波”发生发展的精心安排，对于“出乎意外，尽合情理”的精心构想，对于这些安排构想的有利于刻画人物和表现战役的演变，则又是十分细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粗中有细，细中有粗”的写法。这种“细”，也就是你所说的“真材实料”，乃是作品成败的决定因素，它既是来自生活之中，又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是要紧的“硬实货”。更具体言之，第一，全篇建立在真实、深刻、激动人心的矛盾纠葛之上；第二，人物的性格有鲜明的特征性，并与情节的开展互相作用，以形成起伏跌宕、出人意外、紧扣人心的故事性；第三，读完以后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能够同时在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4）以上是说的“粗中有细”的“写法”。在我国较好的章回小说中，在具体描写上也有“粗细相间”的手法值得我们学习。往往是在故事越紧张、人物的行动越是使人关切之时，作者的描写反而越细致，情节的进展欲速反慢。所谓“欲速”，是说读者急于想看下去；所谓“反慢”，是说作者反而不慌不忙地去精雕细刻，这“细刻”就形成了情节进展的真

切感，使读者如身历其境，如亲见其人，因而更加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另外，在一些无关紧要、不便于刻画性格的地方，又常常几笔带过。我之所以要说到这点，是因为有些没有经验的作者往往在故事紧张的时候，自己恨不得很快把它写完，往往因写得粗而削弱了真实性和故事性，反而使得读者读到这里时并不感到吸引力强。这“粗细相间”的手法也就是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手法。在赤壁之战里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曹操横槊赋诗时的情景描写，蒋干盗书时夜晚与周瑜同榻而眠及如何偷盗的描写，孔明借东风时祭坛的布置以及他上下祭坛的动作和外形的描写等等，都是写得很细的。但因赤壁之战这整个大段落中每一个“波”差不多都有刻画较细之处，只有把这种细刻处跟“波”与“波”之间过渡处的粗略叙述相对照来看，才可以体会到粗细相间的办法。在《三国》中，还有三顾茅庐，貂蝉用计等刻画得非常细致的段落。《水浒》中“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潘金莲偷情”、“武松血溅鸳鸯楼”等情节，都是全书中最有吸引力而又刻画最细之处。这种“细刻”也是最需要来自生活和匠心独运的“真材实料”的。当然，这些细的描写无论如何总带有一些说唱文学的特色，跟我们今天的细的写法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作品主要是给人读的(不是说给人听的)，而且内容、人物以及读者的习惯都具有时代的特色。因此可以从我国古典文学中学习这些长处，掌握粗写细写的规律和技巧，但也不可以完全照搬。

(5)你在来信中把“真材实料”与“一般性”的东西相对

立，照我看来这是很有见地的。所谓“一般性”，我的理解是缺乏“特征性”或“独到性”。而所谓“特征性”，如果要求更严格一些的话，我认为是作者别具慧眼在生活里观察到的东西，别具匠心提炼到作品里的东西，以及别具特色的描写技巧和文字风格等等。如果用这样的要求尺度去理解“真材实料”和非一般性，那么，更具体地说，作品的取材、构思、结构、人物性格、文字风格等都要有着与众不同之处，甚至非同凡响之处，也就是只有“我”才可能有、才做得到的东西。反过来说，“一般性”就是一般作者所能看得到、想得到、写得出、使读者觉得“似曾相识”、并不新鲜的东西。搞文学创作确实要经常追求这种真材实料和经常注意避免一般化。这种真材实料之或多或少，的确足以决定作品格调之或高或低。这也就是要追求艺术的别具作者个性的创造性，是搞创作最难突破的关口。我还认为，其困难处不但在于要经得住当时读者的考验，还在于要经得住长时间的考验。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作品当时被人赞不绝口，不久就被人遗忘；或者相反，当时识者甚少，久后越受赞赏。这种真材实料的特征性之难以达到，还在于各个方面都要做到好处，才能臻于上乘。比如在赤壁之战中，如果没有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的矛盾纠葛为基础，如果没有所有那些主要出场人物的性格不是那样突出并且没有互相衬托的作用，如果没有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士兵的情况，就不会发生那样出奇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题材全都具备与此相同的条件，每个不同的题材要有不同的构思，不同的真材实

料，从不同的途径达到不一般化。

(6) 刚刚写到这里，就接到你给《当代》编辑部送来的新作《赤橙黄绿青蓝紫》，当即一口气读完了。我觉得你确实在实践自己所摸索到的写作路子，也使我更加明确了你的这条路子（你把它叫方法，意思是一样的）是怎么回事。第一，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时代特色，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发展变化，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时代特色，以及作品的立意构思等等，的确都是别具只眼地从生活里观察、思索、提炼出来的真材实料，是很不一般化的。解净在经过一番艰苦锻炼和深深的思索以后所得出来的做人的道理，以及她对刘思佳和叶芳的分析，是精辟的，很能打动人心的，我觉得其中很可能也包含着你自己生活态度的真材实料。这是深入生活肌理的真实性。第二，从解净下到汽车队当副队长开始，情节的发展的确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每一个起伏都是人物的思想性格互相矛盾、互相生发、互相克服的过程，不少关节处都有“出入意外，尽合情理”的妙处，很自然很合理地把情节推演到最后的结局。第三，通过刘思佳与何顺两人同卖煎饼，把全篇的问题提出来，造成了对于作品内在思想、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悬念（或吸引力），正有点象曹操向东吴下战表一样（当然绝不是模仿），是颇具匠心的。第四，作品不是直接写生产问题，也不是直接针砭时弊，而是透过人物的心灵及其发展变化，使读者自己去思考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去看人、做人、看事、做事，内涵是丰富的，跟一般写问题的小说颇不一样。第五，其中的确很少读

者不愿看的多余笔墨。所有这些，使我学到不少东西。

(7) 我其所以说你这篇作品内涵丰富，是基于以下几点：一、赤壁之战是人物之间智慧、谋略、气量等个性特征的互相矛盾，互相映衬，互相生发。你这篇作品中的刘思佳与解净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类似之处，但时代在他们身上所刻下的思想烙印各不相同。刘思佳有玩世不恭的味道；解净则是诚心诚意地为了工作，是正确的人生态度指导着她的一切行动，再加上她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所以她能够洞察刘思佳和叶芳的心灵，能够从气质上以及见解上慑服刘思佳，从见解、品德以及应该如何生活的道理上使得叶芳心悦诚服。二、人物关系的这种复杂变化的过程，使读者自然而然会想到：不能光从表面上看人，特别是当代的青年人。他们身上有很多近十余年来种种消极影响，但他们身上是有潜力的，有积极因素的，是可以引导到好的方面去的。而引导之法，只有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即使是技术上的长处），理解他们的心灵，用实际行动去团结和改变他们。刘思佳之瞧不起何顺，不接受叶芳的爱情，以及最后奋不顾身地救火，救火以后又不愿以英雄自居，并讨厌那些捧场的人们，所有这些，都表现了蕴藏在青年当中的正气和潜力，是最可宝贵的东西。而更可贵的，是刘思佳对于如何改革企业管理的一些想法，这说明他是一个多么聪明的有心人！只有象解净这样的人品和行动才能把普通人民中的这种潜力，这种正气，挖掘出来！再扩而大之来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难道不会从作品中受到启发吗？透过现象看

本质吧！相信人民、相信青年、相信真理吧！不要厌恶刘思佳，也不要等到受了他的捉弄以后才去找他，要象解净那样，跟他在一起，深入到他的生活和心灵里去发现他！

(8)于是我又想到：作品的“智慧、才能和品德的格调”问题。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文学作品努力以求的、提高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之所以把这也归之为“格调”问题，是因为它可以使作品里闪烁着智慧、才能（能力）、品德的光采，使作品非同凡俗。《三国》、《水浒》、《红楼》等古典名著中最吸引人的段落，正是着力刻画人物的智慧、才能和品德的段落。有时智慧、才能、品德三个方面在一个人物身上是十分矛盾地存在着的，例如《红楼》中的凤姐，《三国》中的曹操；有时又并无内在矛盾却有外在矛盾，例如《红楼》中探春和她所处的环境地位使其不能充分发挥其个性特长，《三国》中孔明之受客观条件之限制。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使人民向慕高度的智慧、才能和品德，因此许多流传不朽的民间故事具有这种“格调”。例如许多清官断案的故事，长工要弄地主的故事，与阿凡提这一人物相类似的故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这一形象为什么如此动人？就因为他有天大的本事和生机勃勃的品德。也有许多民间故事是嘲笑傻子和笨蛋的，那正是上述要求的反衬的表现。只有智慧才能嘲笑愚蠢，所以嘲笑和幽默本身也是一种“智慧的格调”。要形成深刻的、耐人寻味的、趣味比较高的、并非油腔滑调的幽默和讽刺的“格调”是很困难的。

(9)于是我又想到：我对当前一部分小说和戏剧作品

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感觉，就是离生活太近，太象生活的原来的样子。缺乏对于上述格调的追求（评论界也不作这种引导），恐怕是原因之一。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例如，缺乏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式的强烈性等等。这说来话长，就不扯了。

（10）由以上所述，我感觉你所走的路子是对的，但似乎还不是非常自觉。具体表现是：在有的细节描写上还不够淋漓尽致，有的奇峰突起之处还不够奇突（缺乏夸张），某些可以幽默之处没有幽默；对于环境——调整期间工厂的和厂党委的工作未能给人一个概略的了解。由于说来话长，而且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这些就不细说了。另外，要因题材而有所变异，不可每篇作品都要求一样的写法。

（11）有来自生活和来自思索的较厚实、较新鲜、较深刻的真材实料，再加上艺术处理上的高妙，的确对于作品格调的高低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但这还不是决定格调高低的全部因素，还有一个“文字风格”的问题恐怕也值得十分重视。“格调”与“风格”是不是一回事？我没有专门研究，不想在名词概念上钻牛角尖，但无疑两者之间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鲁迅的小说给我以外冷内热、思想深沉、言简味长等等的感觉，这是我所感觉到鲁迅小说的风格。同样是幽默的风格，果戈理和狄更斯的就不一样。契诃夫含泪的微笑，屠格涅夫的优美和淡淡的哀愁，所有这些你可能比我体会更深。这些无疑的也可以说是各个作家独特的较高的格调。这种风格——格调的形成，除这些作家各有独特的真材实料以

外，还跟各有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和写作技巧有关系。这独特的文字风格和写作技巧是为各人独特的真材实料服务的，使得这种形式上的独特性与内容上的独特性融合无间相得益彰，给读者以较大的艺术享受和深刻印象。试想，如果《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不是以那样形式上独特的风格来表现的，能够有如此深刻的艺术效果（包括思想影响）吗？读完《铁流》，觉得象一首粗犷而又坚实的长诗；读完《毁灭》，感到革命战争的严峻意味。可见，如果只是用一般的语言和技巧去刻画、去叙述，即使形象能给人以印象，思想也还深刻，但在艺术效果上（包括作品格调的效果）仍然会有一种美中不足的缺欠。

（12）有成就的油画家必有他自己的画风，但他的每一幅画又必定各有其主要的色调和情调——画家们常以“调子”一词称之。有成就的作曲家也常有其总的风格，但每首乐曲又各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和不同的意味。中国画讲究气韵，中国诗词讲究意境，气韵和意境又因人而异，同一画家和同一诗人的各个作品又有所不同。这些不同都跟内容（所表现的对象）不同很有关系。例如，鲁迅的《伤逝》、《孤独者》等作品，就跟《阿Q正传》的调子有所不同。所以我认为写小说最好也能够做到：一个作家既有总的风格，又因各篇作品内容之不同而有不完全相同的调子。有时候，小说一开头就“定调子”。例如，鲁迅的《故乡》开头的一段，《祝福》开头的一段，都多少有点定调子的作用。类似的这种情况，多半是作者的感情“进入”到写作的境界以后自然而然的流露，但有意

识的去注意也是必要的。

(13)“文如其人”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作者的风格，作品的格调，跟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艺术个性、气质修养是分不开的。但所有这些又都是可以学习、可以追求的。所以，“艺术探索”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常常跟作者的“人生格调”密切相关。

以上是在你来信的启发下所想到的，可以说是乱扯了一通。我自己也常常为这些问题伤脑筋。自己写不好作品，决不是什么理论家或评论家，也决不愿意作这种家，有时又被逼不得不发一些有关写作问题的议论，近年来这种尴尬的处境常常使我心情烦乱。这种心情你一定能够理解。因此，以上的乱扯如有不当之处，请你不客气地指出。

一九八一、五、二十一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的中短篇小说自选集，也是工业战线上别开生面的人物画廊。它集中了最能代表作者创作风格的作品，同时也记录了作者所走过的创作道路。

蒋子龙同志是读者所熟悉的工业题材文学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他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机电局长的一天》、《开拓者》，以及中篇新作《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与好评。在这本集子里，他为我们描绘了当前工业领域各色各样的人物：有生产工人、班组长、车间领导、工程师、厂长，也有机电局长、经委会主任、工业部长、省委管工业的书记、副总理等。这些生活在真实、深刻、激动人心的矛盾纠葛之中的人物，有着鲜明的思想性格特征和时代特色，读后令人振奋，发人深思。此外，这本集子的作品，无论在取材、构思或人物性格、文字风格等方面，都别具特色，颇有独到性。

## 目 录

漫谈“格调”(代序).....	秦兆阳(1)
赤橙黄绿青蓝紫.....	1
血往心里流.....	105
一个女工程师的自述.....	182
基础.....	158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記.....	181
乔厂長上任記.....	209
机电局长的一天.....	268
维持会长.....	304
狼酒.....	360
开拓者.....	378
后记.....	494

## 赤橙黄绿青蓝紫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没有各式各样的新奇事，还算是一个纷纭复杂的世界吗？

请看，在这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早晨，第五钢铁厂门前的景象吧。

这座七十年代建成的现代化的十里钢城，被一片农村经济繁荣的产物——自由市场包围着。它的正面围墙下稀稀薄薄摆着许多挑担的、推车的摊贩，小米，绿豆，萝卜，青菜，各种农副产品花样齐全。叫卖声此起彼落，唤醒了沉睡的钢城，盖住了厂内钢铁的轰鸣。住在钢城宿舍区里的职工，再也用不着给钟表上闹铃了，小贩的叫卖声就是报时钟，按这种吆喝声起床，就是上早班也决不会迟到。主妇们也不愁买不到好菜和早点，鲜鱼活虾，任挑任选，只要口袋里有钱，就请来吧，想吃什么有什么。围墙里高炉吃不饱，生产萧